

## 荆楚漫行记（组诗）

□ 樊健军

### ● 汉口火车站

十二点三十分，穿灰色衣服的男人拖着行李箱穿过广场，他勾着头，步子迈得很宽

高抬的腿像是钟楼上大钟的一根指针

他的背影写着两种注释：一种是逃离的仓皇  
另一种是奔赴的慷慨。标识牌在他的身后

指示三个方向：地铁站，出租车，公交始发站  
1898年的光辉斜射过来，照着垃圾桶上

一幅汉口火车站的旧貌图

我祖父——一个轿夫日夜兼程，迟到了不止三十年  
他穿短褂，着草鞋，站在广场中心惶无去路

他求教似的看我一眼

二〇二四年秋天，我蹲在汉口火车站广场边吸烟  
张眼所见，背井离乡的远行者皆被烟雾所包裹  
皆被缄默缠身

### ● 在西陵峡

岩石，树木，江水，流云，各执面具  
又各怀修为，它们在警醒我

被这些坚硬的事物所包围，岩石敌不过江水侵蚀  
而江水被飓风雕刻，时间的皱纹

通过凋落的树叶，缓慢过渡  
再怎么轰轰烈烈的历史也撑不开峡谷的宽度

那衣袂飘飘的画像，摩崖石刻  
只是瘦骨嶙峋的过客，当落日再次闪现  
我们才开始哭，才恣肆地笑

### ● 三游洞

一只哑鸟栖息在西陵山顶  
一群哑鸟栖息在西陵山顶

在西陵山内部，三游洞是道平平仄仄的墨痕  
石刻摩肩接踵，自唐而宋，故人总在幽暗之处

石匠们显然不懂得合唱，在一个个朝代落单  
电光石火从沉默的岩石中喷薄而出

我们能干什么呢？  
无非抱着笨重的心事，三步两步  
把原本抛光的地面打磨得更光亮一些

我们多么需要来自远古的安慰和谅解  
在这裂帛般的秋日  
我们多么渴望看到自己的倒影  
在汤汤江水那里

### ● 匾

在荆州，同一只匾狭路相逢，隔着玻璃  
难以踱过去的楚河汉界

叫我心生畏惧，这体形酷似天鹅的容器  
像个雍容华贵的女人，她的眼睛里有一万种芍药

一万顷秋兰和藤花

地辽阔的腹部堪比三峡，江水从那一头  
翻涌而来，拍打着我们渐次干瘪而蜷曲的日常

庆幸的是，我的肉身不止接纳了心脏  
且接纳了更多的柔软和滚烫



全久安 摄
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静谧的夜中，只要我闭上双眼，眼前就会有河流淌过，我仿佛睡在一条金色的鱼上漂流，水面波光粼粼，它跃过湖面，继而像歌声一样消散。是长江在呼唤吗？我曾在他心里游过，感受到水的阻力与包容，承托着人们的勤奋与桀拙。芦苇被堤坝的风吹黄，大地回暖根茎，发出新芽，祖祖辈辈的长江人在摸索中创造，在耕耘里栖息，根深深扎进湿地，叶片向四周伸展，是景色也是薪火，升腾起人间袅袅炊烟。

故事里的老欧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，一家人都在水上生活，乌篷用厚实的竹篾编制，细密扎实，风霜不侵。这里经济价值高的鱼类有30多种，都是渔民的衣食父母，老欧将渔网束成一团，右手内扣，手臂旋转发力，渔网在空中迅速展开，交融于水面，鱼有1分钟的反应时间，入网后立即收网，每天能打到十几斤，或卖或留，都能维持温饱。日暮，霞光拉长斜照在水面，橘、红、金、蓝，冷热相融，色彩绚丽柔和，金光一直延伸到女儿坐的船板上，“鄱阳湖，阳光照，鸟儿飞，鱼儿跳，渔民伯伯好勤劳，撑船掌舵撒网咯，每天打鱼乐陶陶”，远方的山是朦胧轮廓，近处的山着墨浓密，人歌在湖面涤荡开来，炊烟升起，留江心一点渔影。

长江也并不总是如此和煦温柔。1998年城西决堤，矗立历史潮头2200年的九江面对每一立方米流量达一吨的撞击力，摇摇欲坠。江水迅速与开发区连成一片，冲到街道时，抬头的轮廓如大大小小凸起的不规则尖锐的弧，熊狮的模样，大吼着撕咬房屋，然后吐出残渣，残垣断壁又接着磨砺爪牙，大树被连根拔起，房屋从地基冒起处截断，堵口的船一艘艘被冲掉，30个小时决口处沉船、搁浅十余艘。生死攸关之际一条70多米长的大型驳船横挡于决口处，有效控制了泄水量，解放军随即跳入，用身体去堵截洪水，人在恢弘磅礴的江水中浮沉似鱼鳔，全身僵硬只能仰

## 我的诗在流淌

□ 陈绿原

面呼吸水汽，沉入水底的人将钢筋深深插入泥沙，百姓跪地痛哭：“求你们别跳了，房子我们不要了。”自古以来长江决口还没有在汛期被堵上的先例，但经过军民5天的鏖战，溃口被成功堵截合拢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抗洪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时光似锤，紧敲脚腕，1992年买的乌篷船与洪水一同褪去，不再追随老欧的步伐。女儿上岸入学后，老欧用所有积蓄买了钢制渔船，抗风能力更强，出船的轰隆声是冲锋号角，根据季节不同每天能捕到几十斤到几百斤不等。“瀑前鹰唳月轮皎，寒膾寂静云雾生。提灯映水叠天镜，一曲青阳故人心。”老欧是湖口人，唱青阳腔、喝长江水，带着特有的豪迈与经商头脑，2012年在江面撑起了千吨级的吸砂船，强力的吸砂泵和庞大的储砂舱，采砂效率极高。他带着船员奔向上海、江苏、浙江……砂价从当年的几十块一吨，飞涨到如今的几百块，无声地见证着经济的飞跃与楼市的起落。

鄱阳湖是长江最重要的水系之一。浑浊的长江水涌入清澈的湖水，并未演变成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的奇险，反而彼此胶着，在江心拉出一条绵延数百米甚至数公里的壮丽分界线。每年慕名而来的观光者无数，每逢阳光明媚、水位差异显著时，这景象尤为奇绝。为保护流域生态多样性，2021年长江流域正式进入十年全面禁捕期。老欧的女儿接过祖辈的接力棒，从渔政专业毕业后，为江豚的休养生息奔走努力，最美的长江岸线，从她脚下延伸，如一条伏脉，一路蜿蜒至秀美奇崛的庐山。山中别墅林立，红墙黛瓦间云雾缭绕春风回雪，银河碧落恍若仙境。“天上白玉京，十二楼五城。仙人抚我顶，结发受长生。”——长江水在汛期倒灌鄱阳湖，湖水又在冬季回哺长江。一代代人在这自然的轮回中，与长江休戚与共、生生不息。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，在祖国最长的河流与最大的淡水湖共同

## 落叶密码

□ 周基云

密布的脉络——它们那样清晰，既纤弱，又坚韧。主脉如一道微型河谷，从叶柄处毅然挺进，一路分出无数旁支，再延伸出更细微的枝杈：像一张撒开的巨网，像一道劈开一卷用柔软羊皮装订的、合起的书卷。我于是小心翼翼地，想将它翻开，读懂它。

这正面，满是绚烂，是生命曾恣意挥洒的证据。颜色并非单纯的枯黄，而是种复杂又华丽的调和：边缘是赭石色，向内渐变为赭红与金黄，最中央，竟还奇迹般保留着一小圈苍绿的旧梦，像枚褪了色的翡翠纽扣，固执地系着夏日的衣衫。阳光穿过指缝落在叶面上，那些颜色仿佛活了过来，融融的、暖暖的，像一掬尚未完全冷却的炉火。这光滑的叶面，曾毫不吝啬地承接每一缕日光与每一滴雨露，绣着的，正是生命的华章——是春日里懵懂的初生，是夏日里喧哗的成长，是秋日里饱满而沉甸甸的献礼。“它曾是大树的“肺叶”，为枝干呼吸；曾是一座微型工厂，酿造着甜蜜与生机。它记录的，是那些与风嬉戏、与鸟唱和、在月光下做着清凉之梦的日子。这便是生命向外展示的、辉煌的、值得被歌颂的全部。

原来这背面绣着的，是时间的遗嘱。它不讲述生的欢愉，只静静陈述生命的轨迹：是一幅地图，描绘着养分如何从一端奔赴另一端，支撑起整片叶子的“宇宙”；也是一张蓝图，暗示着生命最初的结构与最终的归宿。它告诉我们，所有向外的、华美的绽放，背后都依赖着这份向内求索的、沉默的、有秩序的支撑。那纵横交错的，是命运的纹理；那由密疏疏、最终消隐在边缘的，是时光流逝的足迹。

我凝视着掌中的“双面绣”，心中忽然涌起无限感慨——我们的人生，何尝不也是这样一片落叶？

我们总在精心刺绣生命的正面：用青春的金线、热情的红线、成就的银线，绣出繁花似锦，绣出功名利禄，绣出一张光彩照人的面孔，呈给世界看。这是我们的华章，是我们的奋斗，我们的爱恋，我们在人前所有的光鲜与

哺育与鞭策下，老欧他们于时代的浪潮中挺直脊梁，用坚韧与勇气，泼墨出一幅属于江河、也属于人生的百里卷轴。

“浔阳江头夜送客”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。老白坐船上，肯定没吃到全鱼宴，所以泪眼如注，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正所谓人间烟火味，最抚凡人心，选4寸长的参子腌好，均匀地裹上面衣，下到热油中，鱼身会因高温油炸微微弯曲，透过半透明的外衣依稀能看到雪白的鱼肉。松散地叠成小山，撒在边缘的葱花、香菜，与金黄的鱼形成鲜明撞色，牙齿“咔嚓”一声咬下，外壳的脆和鱼肉本身的嫩，带来极致的碰撞，鱼尾和鱼鳍入口即化，鱼头焦香，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会趁热撒上椒盐（或辣椒粉）颠簸均匀，是老饕们的最爱。当然也少不了翘嘴鲇，相传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时粮草不济，有渔民相机献上当地特产翘嘴鲇，鲜香热辣的鱼味吃得将士们酣畅淋漓，士气大振，最终扭转战局。后来朱元璋感念其恩，封为“贡鱼”，坊间笑传吃了能添加王霸之气。除此外宴上还有一道特殊的菜，藜蒿炒腊肉，苏轼与友人评鉴全鱼宴谁最有味道，“庐山要半丛，春色恼人眠不得，萼藜苗肥踏雨烟”，藜蒿以其特有清香与爽口滋味荣居榜首。“鄱阳归来不吃鱼”，农家会将肥美的青草鲢鳙，与酒糟充分搅拌均匀，经过三个多月糟制，生成风味独特的下饭菜——酒糟鱼；清蒸白鱼，高温锁住鲜美，鱼皮在高温下爆裂开来，撒上葱丝、姜丝，极鲜极美。还有春不老煮黄丫头、凤尾鱼、鳊鱼、银鱼羹绣花针等都是有名的湖鲜，待有缘人品。

“白露横江接素秋，红蓼冉冉映云帆。江湖两色遥相映，月落星沉夜枕舟。”夜晚来临时人总是感性的，白色群鸥栖息在暗绿色的岛屿上漆漆点点似繁星坠湖，江心的采砂船在返航中缩成一个光点，暗夜扩张，人如江天一蜚蜉，但石钟山上的灯亮了，也照亮了归途。

## 口讷的人

□ 朝颜

我是个天生口讷的人。  
小时候，我总是游离在人群的外围，尽量避免与人说话。村里的阿婆婶子们却不肯放过我，她们拦住我的去路，问东问西，想从我口中套取一些笑料或谈资。我抿紧了嘴唇，一言不发。“你是不是哑婆？”她们有些气恼，互相打赌谁能让我应声，我报之以更深刻的沉默。

是村小的老师撬开了我的嘴巴，他念“a”，我跟着念“a”。当然，仅此而已。感谢老师，我因此认识了许多汉字。除了必要的朗读和背诵，我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，读一切有字的纸。这个爱好，自此贯穿了我的整个学习生涯。

星期天早晨，我去菜地摘菜，在一个拐弯处与扛着锄头的老师狭路相逢，他看着我，我低下头，终究没有叫一声“老师”。走了几步，听见他重重的叹息声。所幸，他没有批评我，也没有向我的母亲“告状”。

初中毕业时，基于跳出农门的考虑和对老师的崇敬，我报考了师范。谢天谢地，当年的英语不需要考口语和听力，时代给予了一个农村孩子命运翻盘的机会。收到录取通知书，我清楚地知道，将来要站上讲台，要说很多很多的话。

在麦菜岭的方言系统里，没有后鼻音，没有翘舌音，也不能准确地区分“ong”和“eng”、“r”和“l”……三年的师范生活，一个口讷者需要克服的困难实在太多。教室里每天晚上准时播放新闻联播，我坐在第一排，像学习哑语那样死死地盯着播音员的嘴唇看，一边以气声纠正自己土里土气的发音。

一年后，学校组织了一场辩论赛。我在截止报名的前一刻，以一种赴死之心填上了我的名字。我还记得，当年的辩题是“谦虚能否使人进步”，我被分在正方组，与我一同备战的，是几个高年级的学长学姐。

没想到，正式比赛的时候，那个平日落落大方，指挥着整个组收集资料、背诵论据的学姐竟会面红耳赤，声音尖锐而失常。自由辩论进行一两个回合之后，我已经明白，学长学姐无力担纲临场发挥的重任。

我站了起来，用我死磕一年的标准普通话，用我备战已久的诸多论据，用我阅读多年的知识储备，一句一句，反驳着对方辩友。那一天，我收获了有生以来最多的掌声，还收获了一张“最佳辩手”的荣誉证书。

后来，我参加过演讲比赛、竞选过播音员，当我真正站上讲台时，已经可以在课堂上滔滔不绝了。没有一种短处，需要伴随终身，这个世界上，从此少了一个口讷的人。

